

吉隆坡之誕生

葉亞來不削傳



鄭良樹著
南方學院文藝叢書第三種

南方學院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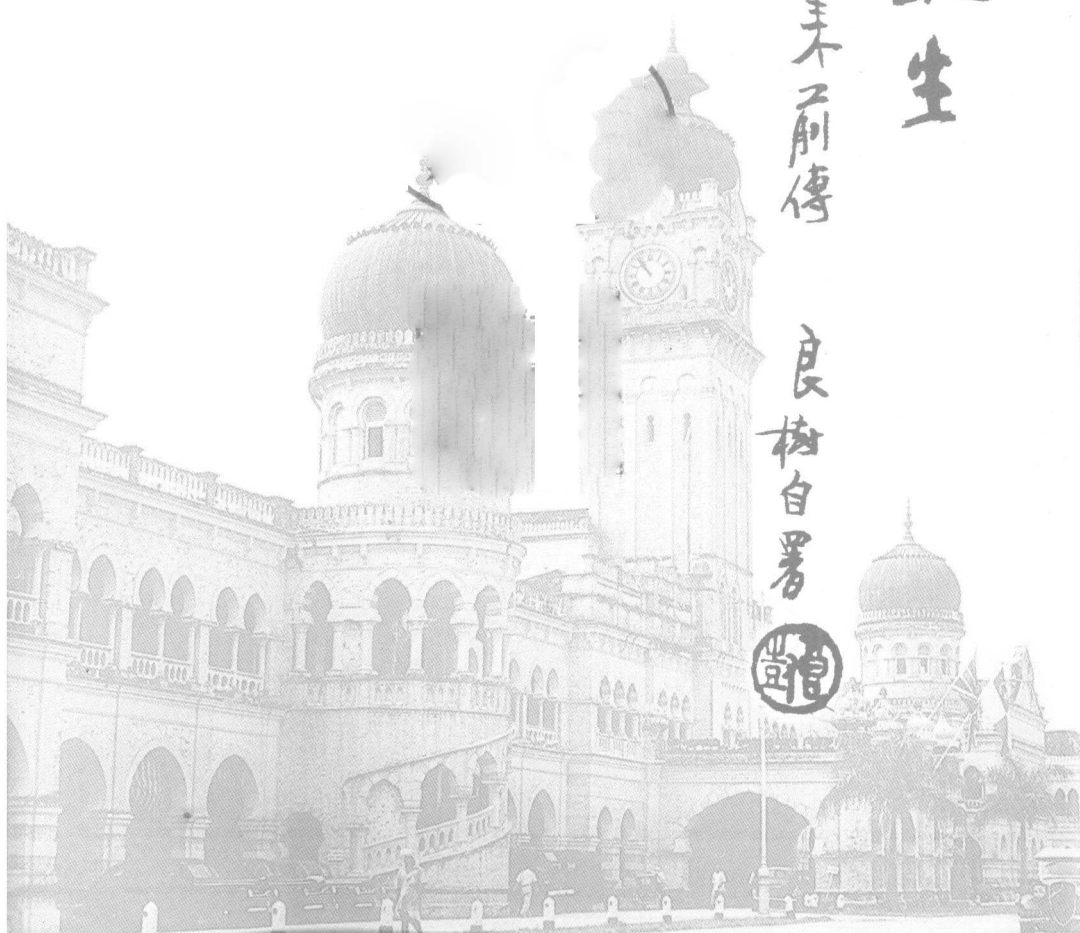
吉隆坡之誕生

葉亞來不削傳

良樹自署



南方學院文藝叢書第三種



吉隆坡的诞生

作者 : 郑良树

出版/发行 : 南方学院出版社

SOUTHERN COLLEGE PRESS

PTD 64888, 15km, Jalan Skudai,

P.O.Box 76,

81300 Skudai, Johor,

Malaysia.

Tel : 07-558 6605 Fax : 07-556 3306

<http://www.sc.edu.my>

E-mail : researchinstitute@sc.edu.my

排版 : 庄妙菁

承印者 : OREN PRINTING SDN. BHD.

34, Jalan Penaga 10,

Kawasan Perindustrian Kota Putri,

81750 Masai, Johor.

出版日期 : 2005年5月第一版

印数 : 0001 - 1,000

定价 : RM30

Perpustakaan Negara Malaysia Cataloguing-in-Publication Data

[Tay Lian Soo]

[Ji Long Po De Danshen]

吉隆坡的诞生 / 郑良树著

ISBN 983-2453-07-0

版权所有 • 翻印必究



叶亚来



东姑古丁



苏丹阿都沙末



赛益玛士河



工作中的露天矿芭。



早期的茨厂街,牛车及人力车是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。

吉隆坡的誕生

——葉亞來前傳

(一)

咸丰十年(1860)阴历七月，夜晚的晴空，虽然月光皎然，海阔天宽，然而，从马六甲海峡深处卷来的乌云，却像一排一排凶残万恶的兵队一样，龇牙咧嘴，猖狂蛮横，在疾风的扫荡之下，向这里奔卷过来。它们布起古怪迷离的方阵，突而变成一个个巨人，突而幻成一排排妖魔，张牙舞爪地飞驰一阵后，就露出一双双毛茸茸的巨手，把月亮捏进掌心，把月光撕成粉碎，然后，又化成无数乱跳乱舞的巨腿，把月亮夹在脚间，乱踢乱踩，踢得月亮惊惶苍白，嘴唇颤抖，光不成光，亮不成亮了。

今天是阴历七月初十二，距离鬼节的正日还有三天，然而，阴间的冤魂已经开始游到人间来了。这是阴间阎

罗王御批的一个盛日，允许鬼鬼神神在这个节日到阳间觅食！为了消除长年的饥饿，鬼鬼神神必须用尽这短暂的节日，把欲望填满，把肚皮装满……。。

座落在双溪芙蓉，也叫双溪乌戎（Sungei Ujong）西南境内拉沙（Rasah）区一个特大的华人矿区里，虽然已是风高月明的深夜，区内却人头攒动，有的提着长矛四处观视，有的拿着火枪站在土坵上逡巡，有的挥着锄头挖掘壕沟；还有，矿区的外延更是布满密密麻麻的巡捕和兵卒，好像在防备什么特大的灾祸似的。

没有人知道这几百上千的矿工到底要忙到什么时候？五、六个月来，这里矿工不像矿工，矿场不像矿场，因为矿工已不再挖矿了，而矿场也不再生产锡矿了！

五、六个月以来，附近几个矿场都在作战，正在进行一场惨不忍睹的消耗战。两派的人马，依附在两股权力底下，正进行一场无法分辨输赢的拉锯战。死伤枕藉，血流漂杵，五、六个月以来，已经死了四、五千人，有马来人，更多的是华人。

然而，踏进阴历七月的鬼月，形势似乎有些骇人的转变。天空每个晚上都鬼影幢幢，一片岑寂；弧形的冷月老是远躲天角，撑起幽黯的微光，从天外慌张地擦身而过，好像远避灾祸似的。到了初九那个最不吉祥的晚上，谣言像黄昏衝出山洞的吸血蝙蝠，在低空里到处乱飞乱舞，并且发出吱吱吱的骇人声浪，好像天快崩地快裂的样子。一连三个晚上，蝙蝠越集越多，越飞越乱，越叫越狂，连苍白的月亮也陷身黑黝黝的蝙蝠乱影中，

好像吞月的天狗出现一样。

“叽叽叽——”突然，岑寂的夜空闪出一道火光，然后一声刺耳难挡的尖锐声，从森林的那一头飞速衝过来，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击破长空。

“大炮！是大炮！”矿场内一名老巡捕惊慌地喊叫一声，然后就抱头鼠竄。

要来的终于来了！“叽叽叽——”，“轰隆”！又是一枚火炮飞过来了，然后不偏不倚地落在矿地上。

“哎唷！”凄厉的几声惨叫，像针般地刺进夜空。

“叶副！”矿湖边两名巡捕衝进简陋的亚答板屋，慌张地报告：“是炮弹呀！”

“老鸦嘴！谣言说的果然没错！”叶亚来身披生皮制成的胸甲，手执长矛，头戴椰壳制成的头盔，霍一声就从木凳上站起来，气急败坏地说：“快！带着众兄弟衝进树林去！”

“我早就说过了！……”叶亚来一手拿着长刀，一手拿着火枪，带着几十名巡捕，衝出被火炮弹得摇摇欲坠的亚答屋，向矿湖的那一头衝过去：“拉锯战一定会变成突击战，军火要赶快运齐备好，以防万一！却不听！没有钱！整天说没有钱！果然不出所料，现在……怎么办！现在有钱尽早准备呀！”然后，一面跑一面嘀咕着：“今天可是鬼月初十二呀！阴间的鬼兄弟正出来觅食捉鬼魂呀！”

“轰隆！轰隆！”突然，两枚炮弹落在叶亚来的前方，一枚差一点击中湖边的大厝。

“弟兄们，衝向那边去！”突然，大厝旁边闪出两支队伍，刚露在叶亚来眼前，立刻散开铺排，像一张蓆子一样，向前面卷过去。有的拿刀，有的握矛，有的提枪，一面跑一面喊：“杀呀！杀呀！”

“咔！咔！咔！”叶亚来也带着手下的几十名巡捕，跟在大队的侧翼，向发炮的方向衝杀过去。

“叭叭——”突然，一枚炮弹在天空刮刮起一声刺耳的巨响之后，就向蓆子中央猛撞下去，只听“轰隆”一声，蓆子中央扯开一个大洞，然后就是无数的惨叫声和啼号声。矿地太平坦了，没有任何隐蔽的树林，这一、二千人就好像漏水池塘中的一群小鱼，完全暴露在渔夫的视线内，只待俯身一条一条捡拾一样。

“衝进树林里去！弟兄们！”突然，大厝内衝出一名高个子的将领，一面冲杀一面喊叫。于是，一群人马跟在后面，慢慢卷进树林里去。

“轰隆！”又是一声巨响，落在大厝内，大厝立刻火海衝天。

“衝进树林去！衝进树林去！”叶亚来一面望着盛甲着火的大厝，一面一马当先，领着手下一群巡捕，就近往路边丛林中奔过去。

“杀过去！杀过去！”看看奔进丛林，叶亚来火枪向前指，怒目切齿地大喊着。

“杀呀！杀呀！……”一片喊声，响彻寰宇。夜，像狰狞的鬼神，冷冷地观看着人类逞凶泄残，就如观赏野兽撕杀恶斗一样，永远不劳累，也永远不言休。野兽用

爪牙和体力，人类用武器和脑筋，一场又一场，在暗黑的长夜里写成历史。

“咔！咔！咔！……”枪声像夜晚的猫头鹰，四处乱窜，震天骇地。

“轰隆！”又一声巨响，落在叶亚来的左边，顿时几十名巡捕血肉横飞，倒在血泊中。

本来双方还僵持不下的，没想今晚一交锋，强弱实在太悬殊了。威名盖世的盛甲，怎能不败呢？两名土侯相闹，原本是他们蕃人的事，和我们唐人有什么关系？没想半路跳出程咬金，张昌这名贼头子只恐天下不乱，投到拿督卡拉纳 Dato Kalana 那儿去，把华族也卷入斗争中！拿督卡拉纳找了一个藉口，就把盛甲的矿场包围起来……。

“这场斗争，跟我们矿场有什么关系？”叶亚来受委为副总巡才不过一个多月，双溪芙蓉立刻战云密布，形势非常危急，双方已经进入拉锯战了。而盛甲的矿地，很快地就被卷入漩涡，成为双方争夺的一个据点。叶亚来始终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唐人不能置身度外，任凭你们两派土侯相争呢？“我们一方面要缴重税，一方面要受恐吓；一边是公，一边是婆，到底要侍候那一个呢？”

“不管是公还是婆，谁向我们伸手，我们就得给，连肉也得割！”刘壬光见叶亚来满脑疑问，就爽口地回答：“至于谁要当公，谁要当婆，就由他们去斗吧！”

“那我们岂不是变成鱼变成肉？”突然，叶亚来想起他在张昌底下当厨手时，拿着菜刀切鱼剁肉的情形，心

中顿然有所领悟：“他们一个当砧板，一个当菜刀，那真是便宜呀！”

“谁叫你天生就是鱼肉，而不是砧板、菜刀！”

“我要做砧板，我要做菜刀！”叶亚来抡着拳头大声对自己说。

“弟兄们，往这边衝！”看见形势不妙，叶亚来把火枪交给手下，自己左手拿着藤盾，右手挥着长刀，在一片杀喊声中，带着一群巡捕，穿过一条林间小径，不停地往前衝过去。

盛甲固然疏忽了，刘壬光也未免太大意了！三、四天前谣言四起时，叶亚来就感到自己的猜测是不错的！那个张昌，心狠手辣，而且还是个笑面虎！为着自己的利益，他可以六亲不认，更不要说自己的同胞了！自己在他手下当了三年的伙头军，还会不清楚吗？表面上说爱护我叶亚来，实际上是想出卖我、狼吞我！果然不错，这几门大炮，准是他从石叻坡弄来的，想一炮占领这几块矿场，真是四两人讲半斤话，一点也不量力！

五、六个月以来，经过多次刀枪搏杀，根本就无法决定胜负。马来土侯既不敢挥兵进入盛甲的矿区，而盛甲也无法摆脱他们的包围和干扰，矿场停工，经济活动停顿。“我们矿场开得成功，锡米产量丰富，这个就要加税，那个就要提高奉献；奉献当然不比税收，这还用说吗？于是，就干扰我们，包围我们，竟要把我们赶走，独占矿场！有本领为什么不攻打收税的那个呢？却只懂找我们发泄！那个张昌，看我们僵持几个月，不知那儿

弄来两门大炮，和他们合伙竟也想分一杯羹……。”叶亚来一面衝杀，一面想起刘壬光那晚对谣言的解释，不禁怒火狂烧，高声大喊：“杀呀！杀呀！杀死那批贼子！”

“叽叽叽——”突然，两枚炮弹落在身后，“轰隆”两声巨响，把叶亚来弹到丈外的沼泽地去！这个时候，他才如梦初醒地知道大势不好了！怎么办，十七岁飘洋过海来到蕃地，七年了，什么成就也没有，连老婆也没有一个，就这么样成为炮灰吗？……不！不！张昌不是叫我逃吗？真是老鸦嘴！现在不是应了你的预言吗？逃！想到这里，叶亚来把头盔扔下，把胸甲解开，带着一把长刀，往左边小径拔腿便跑。

才拔腿跑了两步，叶亚来立刻停下来；这真是莫大的耻辱！想起前晚的事，叶亚来真是拨不开逃跑的脚步……。

前天晚上，当谣言像蝙蝠满天乱飞的时候，突然，门口守卫进来报告：“报告副总，外面有人求见！”

“什么人？”叶亚来威威厉厉地喝着：“在这个时刻！”

“他不肯说，只说是芦骨（Lukut）姓张的派他来……。”守卫低着头，嗫嗫嚅嚅地低着声调：“说，说有话要传！”

“有话要传！”叶亚来把长刀往桌上重重的一摔，猛然发出“轰隆”一声巨响，吓得两边几名巡捕睁着杏眼溜溜转地盯着，不知他要发多大的脾气：“又是那个张昌！真是欺人太甚呀！”

“叶大爷！”没想进来的却是名壮汉，大约三十，披着一头散发，像一阵风刮进来似的，突然就站在叶亚来的面前，两手一揖，毕恭毕敬地说：“在下奉张总管之命，特来传话！”

“传什么话？”叶亚来心里在想，你张昌好端端地在芦骨当工地的总管，手下矿工二千多名，要吃要喝要抽要嫖，样样都有，为什么要去投靠马来土侯拿督卡拉纳？协助他包围双溪芙蓉（Sungei Ujong），抢夺盛甲的地盘？此人若不是贪得无厌，断不会如此同胞残杀的！盛甲要我负责东、南面的安危，十几天来吃饭睡觉都身不离盔甲，到营外工作也手不离刀枪火把，和你已是不共戴天之仇了！没想今天却突然派人传话，真是活见鬼！

“张总管要告诉您叶大爷二字真诀！”壮汉依然两手一揖，然后气静神定地说。

“两个什么字？”叶亚来倒给弄糊涂了，张昌到底要什么把戏。

“第一个字是——”

“是什么？”叶亚来狐疑地望着壮汉，两边左右也望着壮汉，好像想看穿壮汉的胸膛似的。

“逃！”

“混帐！”叶亚来猛然地啐了一口唾液，厉声地喝道。逃？叫我叶亚来逃？盛甲及总巡刘壬光最需要我的时候逃？哼！张昌未免太小觑我叶亚来了！五、六个月前，当我来双溪芙蓉观察买卖行情的时候，不想途中邂

逅了同乡刘壬光，两人越谈越投缘，当即受到刘壬光盛情的招待。人家是盛甲底下的总巡，手下巡捕有数百名之多，我叶亚来是什么东西嘛！厨手，小买卖商罢了！然而，刘壬光却以上宾之礼将我招待到家里去，并且把侧边的板房腾出来，让我住下去！两、三个月后，竟把我推荐给盛甲，要我当他的副手，担任起副总巡来！这是什么礼数呀！在这危急的时刻，我可以说走就走吗？我对得起盛甲和刘总吗？你张昌传这个字，是何居心？想毁我一生吗？我们唐人应该如此做吗？想到这里，叶亚来满脸通红地喝着：“混帐！住口！”

“第二个字是——”壮汉根本不理睬叶亚来，只管慢条斯理地说。

“住口！收声！”巡捕也齐声嚷喝。

壮汉望一望左右那几名手握长刀长矛的巡捕，又望一望叶亚来那双冒火的红眼珠，然后，堂堂正正地喝出一个字：“降！”

“混帐！”几名巡捕气得七窍生烟，拔出大刀长矛，齐步上前想向壮汉捅过去。

“杀！给我乱刀砍成肉酱！”叶亚来气得住不住跺跺脚，抖着手指着壮汉。

“哈哈……”壮汉不但一点也不畏缩，反而高声朗笑，而且声如宏钟，震得木樑咯咯咯作响。

“你笑什么？”叶亚来怒气未消失，倒竖眉头喝着。

“笑您叶大爷无能……。”

“老鸦嘴！混帐！”